

民國詩話叢編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民國詩話叢編

民國詩話叢編

張寅彭 主編

林建福等校點

四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主編	張寅彭		
校點	張寅彭	林建福	沈蘅仲
	王淑均	錢璣之	沈習康
	李劍冰	梁臨川	王培軍
	楊 焄	戴建國	
覆校	張寅彭	吳建國	印曉峰等

目 錄

十朝詩乘…… 郭則澐撰 林建福、沈習康、梁臨川校點 1

十朝詩乘

郭則澐
林建福

撰
沈習康

梁臨川

校點

編校說明

本書據民國二十四年郭氏栩樓刊本校點。此書雖署一版，實有迭次印刷挖版增改之不同。今據稍晚出之改定本；別有採入初印本之處，則出校記。全書部帙宏富，校點之役，分屬三人，其中卷一至卷一四、卷二一、二二由林建福校點，卷一五至卷一八、卷二〇、二三、二四由沈習康校點，卷一九由梁臨川校點。又北京大學藏有藁本，存十一卷。著者郭則澐（1882—1946），字嘯麓，號蟄園，別號龍顧山人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光緒二十九年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簡任浙江溫處兵備道，署浙江提學使。入民國後，任北洋政府政事堂參議、銓敘局局長，署國務院秘書長、僑務局總裁，後任鐵路學校校董。曾遍睹翰林秘籍，又曾選清詩。晚年避居天津，著述以終。有龍顧山房集。

序

古者輶軒采風，誦詩知政。詩亡迹熄，春秋迺作。詩與史之關係大矣。蓋政教之興替、風俗之醇漓，史冊所未能備者，徵之歌謠而可見。而人事蕃變、是非得失，亦往往於學士大夫諷詠所及，有以得其委折始末之真。此論世知人，尤所賴以攷證者也。自來從事於斯者，畧分二途：一則以史證詩，就作者出處、時事，以求寄託之所在，然後興、觀、羣、怨之旨明。以詩為主，箋註家之事也。一則以詩證史，藉當時見聞輿論，以闡紀載之所隱，然後褒貶、美刺之義顯。以史為主，掌故家之事也。二者之中，以證史之所關為尤重。有清三百年，國史備矣，而載筆綦嚴，官中檔籍之外，不得泛涉。又屢興文字之獄，私家著述，忌諱孔多，不及前代野史之夥。惟是詩人諷諭，言隱志微，雖非盡據事直書，或感時述志，或引古譬今，其足以補佚聞而資定論，視他紀載，轉多可據。然覽者苟非習諳掌故、胸有鑑衡，不能於傳聞異辭，折衷求是。亦如作史者，備才、學、識之長，而後可與言斯事也。嘯麓提學，喬木世家，早膺史職，繼復歟歷中外，文章政事，彪炳一時，洵所謂擅九能而兼三長者。比年退居沽上，殫心纂述，於是成十朝詩乘廿有四卷。其託體雖仍詩話，實為補史而作。近代詩話，以靜志居、蒲褐山房二者並號翔實。第因選詩而備載作者遺事，事僅繫於一人。最近，楊子勤前輩撰雪橋詩話，所載多關掌故，尤推博瞻。然其本旨猶在傳人，以事為緯，取材特善。今是書專重紀事，取義似更有別，而博瞻則同。同時媲美，足掩前人，非過譽也。緬惟先德文安公，曩以先朝

耆獻，膺脩史之聘，惜未竟其志。又佐東海公輯清詩，曾撰論詩絕句百首，綜括一代，論斷精嚴，有裨風教。孫桐於是二役皆忝陪末席，熟聆緒論，得奉指歸，私以為幸。今復睹提學是書之成，淵源家學，推衍庭聞，古所稱魯國韋氏之傳詩，扶風班氏之傳史，於是兼之。他日倘議重脩清史，必賴是書補闕訂謫，得折衷之助，與尋常詩話之只譚風月，固不可同日語爾。敢據斯義，用質來者。乙亥六月，江陰夏孫桐序。

序

蟄雲女夫纂十朝詩乘，凡二十四卷。曰“十朝”者，斷自定基，逮於守府。博蒐叢什，參鏡軼聞。酌羣言於大雅，如綴鄭箋；勒一代之鴻篇，即為蔣麻。削稟既竟，屬序於余。余維輶軒有采，寔太史之司；康衢著謠，亦大夫所誦。是故四始通於國政，五際驗乎天鈞。其盛也，則車攻蹈厲夫周京；其衰也，則荅華歆獻夫王迹。詩為史輔，伊古然矣。班馬以降，紀載迭詳。然漢史證楚戍荒嬉，則錄韋賢之諷；宋書述湘州怨望，則徵五君之吟。他若杜陵諸將之詠，規及軍麾；道州舂陵之行，恫於民瘼。胥關史料，竝重辭林。惟是靈珠散見於諸家，碎金靡鎔於一冶。求其萃叢殘、窮端委，變唐賢詩話之格，代宋世史鑑之編，則是書其創例也。蟄雲起山王之右宗，冠嚴徐之清選。公卿訝賈生年少，先帝識蘇軾奇才。雲霄垂上，阻健翻於迴風；陵谷多悲，託柔毫而送日。網羅見聞於千百家之作，編次事實於廿餘年之中。述聞有自，奉顧悌之先徵；攷事必精，黜王沈之曲筆。綜其美備，可得而詳：在昔釋奠紀晉，賴潘頌以耀文；納諫稱唐，著杜詩之折檻。奏凱河東之日，范果陳章；求賢渭水之風，佺期播詠。鴻藻既暢，懿矩斯尊。推至踰沙請吏，顏延年之英辭；輦羽輸珍，杜正元之盛構。凡此雅管風琴之奏，類為義繩陶象所宜。茲編旨寓歸仁，義宗宣德。闡績於冰天桂海，讀者猶覩休明；披祥於紫脫朱英，序之即為謨典。是曰存嫩，其善一也。又若相公忠孝，或諷洛陽之花；司空退潛，或詆終南之徑。自非操觚之助，幾沿執簡之疏。況乎蘭臺記注，忌諱良多；竹素流傳，是非

滋紊。叔夜不聞臣馬而誤入晉書，幼安何曾仕曹而率登魏志。襲訛類此，更僕難終。茲編以述者自名，必言之有本。平亭丹素，自成季野陽秋；剖抉條流，不廢卞彬指刺。是曰糾舛，其善二也。又若猜忌興於同列，則海燕成吟；讒搆以壞長城，則符鳩騰唱。公是詎無隱蔽，微辭要有折衷。自來沙泥易混，冰炭何常。拾遺篤友，浪傳嚴武操戈；義山見疏，乃賦山公把酒。徒懸疑論，孰抉秘臧？茲編析文魚網，握契驪珠。於辭無假，譬明鏡之照形；其事可徵，匪契舟而求迹。是曰表微，其善三也。花卿不傳瘡瘡，則壯略將湮；魯達倘失題棺，則丹心亦泯。元遺山之表節一集，端藉中州；寇萊公之懷清片什，以聞北使。世方尊夫目論，史亦等於官書。故羽陵之墜簡，有待補苴；銅川之小言，每資采摭。茲編簡金有得，積玉以成。韓悲自樂，殫求於泊宅之篇；衡泣魴歌，悉著為潛夫之論。是曰蒐軼，其善四也。惟茲四善，寔具三長。蓋揚菜鋪藻者，聲府之鉅觀；而比事屬辭者，史家之遺直。蟄雲於此，致力勤而用心苦矣。猶憶漢渚騰鋒，淞江掃軌。數晦瀟者經歲，共冰玉者一樓。桑海留命，心繫衰親；桂山懷歸，目窮故壠。念沸鱗之焉託，抱蠹簡以為緣。左槧右鉛之側，藜榻任穿；霜鈔星纂之餘，管城屢禿。然而崦暉尚駐，忍擬永初；流人信窮，終懷典午。縱謀掇拾，甯免匱徊。迨夫河陽寄居，荒駝已傷於舊陌；平津出狩，寒鳥且戀於行朝。瞻佳氣而猶疑，冀橫流之不極。乃至挽河力盡，算海劫窮。痛龍穴之既徙，泗鼎猶淪；悲麟經之云亡，秦灰疇檢。於是命辭子墨，役志汗青。傳音鳴節，裘並集夫千狐；準古申今，衡亦齊於六燕。金鑑斯炳，勝謝希深都廳之談；鐵函有傳，寓鄭所南本穴之痛。為史氏者，宜置之座右；言詩學者，殆莫與比肩。假以名山事業，公坐虞卿窮愁；存茲清廟典型，庶見魏徵簡正。僕也早直東觀，慙無紬史之功；舊夢西泠，長憶談詩之樂。接珠璣於元節，我愧劉掄；闡虹日於明昌，今推韓玉。敢云授硯，如披丹篆之奇；決為傳書，待補墨莊之錄。乙亥夏五，樂靜老人俞陞雲。

卷一

古者詩掌於太史，詩亦史也。且若武丁之伐荆楚，周宣之平玁狁，削亂定傾，為國大政，乃尚書失紀，遷史亦闕，微雅頌宣闡，則鴻烈幾於不彰。漢魏以降，代有專史，然油素競掇，汗青滋淆，參證墜聞，猶資篇什。梁史謂司空圖躁進，稍抑其銳，憤憤引歸。讀其題亭之作，旨歸忍辱。又奔問歸山，詩云：“多病形容五十三，誰憐借笏趁朝參。”清直畏慎，其人自見，夫豈居山釣名者。通鑑唐昭宗紀謂貞元之末，宦者典兵，崔胤極論其失。而昌黎永貞行云：“北軍百萬虎與貔，天子自將非他師。”直如韓公，奚至為中奄曲筆，則其事亦不能無疑。又唐書嚴武傳謂武厚杜甫，亦屢欲殺之。證諸甫與武詩，殊不盡然。王珪傳謂珪微時與房杜善，母李預識二君公輔。按之杜子美送王珪詩語，亦復互異。他若鮑明遠、劉後村輩，文苑不載，並賴遺篇以傳，其例殆難殫舉。不佞，舊史官也，一朝信史，志焉未逮。光宣，所見也；咸同，所聞也；上溯以至順康，則所傳聞也。所見所聞已異辭，況所傳聞者乎！蘭臺紀載，宜若可徵，乃觀孫琴西太僕初入史館詩有云：“大師祭酒稱老儒，奮筆似學東家書。豈無缺陋襲訛謬，氣嚴不受人支吾。”史中安有南董哉！無已，則求之於詩。於其盛也，以知治具所由舉；於其衰也，以知亂源所自生。三百年間，運會之升降，人才之消長，文教之隆替，亦備見焉。義從識小，事期徵實。何平齋丈讀史稿句云：“辭榮一代完朝局，傳信千秋望史臣。”異日補史，或當有取。

雅頌之作，嗣音殆希，惟唐虞世南、陳子昂輩，詠揚君德，為後

世傳誦。蓋由時逢貞觀，其盛業足以副之，非苟諛也。昭代系出金源，自始祖布庫里雍順定三姓之亂，衆奉為貝勒。至景祖始大。再傳至太祖，奏薩爾滸之捷，歸附益衆，始即位定都。迨及太宗，允文允武，猶屈意行成於明。貽謀世祖，遂定大業。自是賢聖累作，區夏歸仁。讀全謝山三后聖德詩，乃知受命之符，力征匪尚。其詩述聖德者，曰“不殺”、曰“愍亡”、曰“大度”、曰“孝治”、曰“卻貢”、曰“久道”。不殺篇云：“上帝好生，有時當厄。粵若明之衰，喪亂尤亟。橫縱羣盜，併為二賊。二賊尤無賴，荼毒徧中原。殺人以食，殺人以眠。茫茫九有，莫洗此冤。上帝潛然，謂子遭可念。乃命聖人，翦此僭濫。手持天漿，以消凶焰。聖人潛然，恭承明命。是余之罪，方州在阱。願無血刃，指揮以定。七萃所臨，窳窳崩剝。至仁無戰，坐消百惡。搏桑東升，機槍夜落。枯楊自生，野禾自稼。草木訢訢，向榮觀化。乃告上帝，燔柴肆赦。在昔定天下，所嗜歸不殺。苟其違之，莫立莫達。上帝監觀，豈徒事撻伐。於維我先皇，允矣大慈。佛所不能救，而克援之。遂持威斗，惠我嘉師。豈勵及身，種之世世。文子文孫，守茲勿替。君子親賢，小人樂利。”註謂：“古來創業之主，未有如世祖仁慈者。故臣下多疑為佛之後身。聖祖克肖，嘗曰：‘朕生平未嘗妄殺一人。’大哉斯言，天命篤焉矣。”愍亡篇云：“古今興廢，何代蔑有。天之所棄，善者莫守。成敗論人，雷同百口。明有烈帝，手鉏凶人。勵精明作，薄視漢唐曰未醇。薄海望治，胡竟不振？上帝之眷，方臨東土。大厦將危，綢繆莫補。內奸外寇，乃崩裂以仆。至竟臨難，猶復堂堂。國君死社稷，于古蔚有光。貞臣十九，攀髯旁皇。聖人曰噫，茲家遭陽九。於志則賁，於義不疚。莫為表之，何以示厥後？爰加誅謚，慰其暝魂。爰降奎墨，碑其寢園。爰褒忠節，廟祀國門。南渡荒王，雖遭天絕。亦有賢督相，報國無闕。廩其耄親，大義烈烈。底須辨亡，定論嵯峨。誰稱廢陵，天子所訶。遺民感泣，沒世不磨。”註謂：“明思宗碑文出自世祖御製，稱其非亡國之君。又禮葬熹宗后、神宗

妃。有稱‘明廢陵’者，聖祖斥曰：‘彼身為天子，誰其廢之！’甲申諸忠，既予廟祀，復給其家田各七十畝。又賜史閣部母宅廩，以終其身。皆曠古盛舉也。”大度篇云：“伯夷采薇，定不可臣。商容長往，式閭空勤。成周之世，遐哉逸民。黃綺出山，終有慙德。良黨入朝，斯遭論劾。乃知冥鴻，大半避弋。亦有謝生，死於燕山，亦有戴生，死於長干。興王之勢，抗之則難。新朝大定，搜羅耆宿。良馬素絲，徧於空谷。謂宜翩然，風雲是逐。何期石隱，自外陽春。題詩義熙，紀歷咸淳。長哦老婦，或被吏嗔。天子莞爾，‘其無強起。士各有志，諒難羈縻。朕有外臣，亦朕所喜。’土室李生，風裁何峻。翹弓不出，屬車下問。少微護之，罔遭悔吝。千仞德輝，在壘之上。不有大度，誰成天曠。上堯下由，千古相望。”註謂：“開國之初，遣臣盡登啟事。其不出者，亦不强。聖祖再徵陝布衣李顥不至，及西巡，特賜存問。類此者不能悉舉。”孝治篇云：“大孝惟舜，達孝惟禹。誰其參之，曰我聖祖。睠懷至德，不分今古。溯厥嗣統時，問年尚少。雖曰守文，事同締造。神器克艱，敬承有道。克肖於天，天眷始深。先皇所未竟，彌高且壬。以此慰聖善，聖善愜心。慈雲幢幢，孺慕融融。一日三朝，定省兩宮。萊衣之舞，乃在九重。四方玉食，問膳已甘之；時巡所得，驛進必兼之。日加殮矣，斯樂且湛矣。泫然念臣僚，亦懷毛裏。胡驅馳疆場，而墨衰非禮？其令解官，廣孝之紀。乃開明堂，嚴父配天。萬國懽心，薦之豆籩。陋彼石臺，書何足傳。太歲在元枵，甲子重遭。曰‘有懷先皇，朕心鬱陶。’吁嗟孺慕，萬古為昭。”註謂：“康熙六十年，臣下請行慶典。諭曰：‘是皇考賓天之歲也。朕心戚焉，其勿慶。’又嘗以四川提臣何傅疏請，特許武臣終制。”卻貢篇云：“維帝之初載，西旅獻珍禽。雕籠熠然，貯以南金。請懸丹墀，以表媚茲心。珍禽能言，兼之殊色。以寫閒情，未傷盛德。宮門聚觀，曰百鳥之特。聖質不好弄，得之自天。底須師保，加以防閒。煌煌明詔，一何凜然：‘諮爾虎臣，嚴疆所倚。職在繕軍，以消烽燧。朕不貴異物，莫酌爾意。’百僚在

列，聞之驚愕。鸞集於廷，鳳巢於閣。共卜太平，萬物其育。漢文返馬，史傳令名。晉武焚裘，世曰矯情。何如吾皇，得之冲齡。是後諸臣工，莫敢進奉。國有常司，地有常貢。六十餘年，不啟淫壅。”註謂：“是事在康熙二年。”按，本紀失載。久道篇云：“三百有一帝，享國誰久長。所虞歷年，或以毫荒。始終一德，曰惟仁皇。謂六十年，憂勤如一日。體元已久，便安莫即。聞之尚書，‘所其無逸’。謂始勤終替，功或一簣虧。鴻業所繫，燕游可危。菁華易竭，莫過時而萎。謂兢業依然，不知老將至。前途之計，後世之寄。耿耿此心，明命是謏。謂易遯六爻，罔及大君。乃知乘龍者，焦勞沒身。遺世息肩，古所未聞。仰瞻橋山，遺弓在望。聖謨洋洋，讀之增愴。懸知精爽，于昭陟降。”註謂：“本聖祖御製七詢及遺詔也。”其述聖治者，曰“平賦”、曰“馭奄”、曰“尊經”、曰“觀天”、曰“視河”、曰“綜覈”。平賦篇云：“昔明增遼餉，驟至八百萬。未裕邊防，反成寇患。暫累吾民，豈知滋蔓。乃有真天子，應運而生。十三戎甲，所向無堅城。曰‘朕知天意，將以甦疲氓。’章皇入關，爰授元輔。首收圖籍，祛茲疾苦。惟正有舊章，以告太府。民惟邦本，斯王政之先。所以受命，夫豈偶然。本支百世，何必更卜年。東南重征，相承累代。史賈以來，繭絲為害。烈烈憲皇，蠲除清汰。世世有仁君，以覆我窮黎。三江五湖，草木盡酣嬉。前此食貨志，似此者希。”“元輔”謂范文肅文程。范本傳載：師入北京，收諸曹冊籍，布文告、給軍需，事無鉅細，悉與議。明季賦額屢增，籍皆燬於寇，存者惟萬曆故冊。或欲於直省求新冊，文肅不可，曰：“即此為額，猶恐病民，豈可更求哉！”由是民獲蘇息。憲皇蠲汰之舉，謂豁免浮賦，并禁清查逋賦擾民也。馭奄篇云：“曰‘廠’曰‘衛’，明政之慝。‘廠’蝕膏肓，‘衛’為之翼。宮隣金虎，逞其大逆。烈帝甫臨朝，退黜一空。俄不自持，死灰復融。竟以致敗，論世有餘恫。天子東來，大反罷政。妖鳥之巢，掃除必淨。廓然官府，一體無競。流落十常侍，尚有餘梟。累降不恥，曰故司禮曹，希圖得閒，列於新朝。汝幸

免誅夷，尚不自愧。更諄諄訛訛，其又奚為？并彼衛人，游魂共棄。如聞滇王，尚寵王坤。不覆車之戒，而故轍之循。固宜燭火，不克自存。至今奄寺，薄充灑掃。雖有巷伯，亦安枯槁。殿陛雍雍，親宦官之日少。”註謂：“司禮，指曹化淳。化淳，明故奄。率黨來降，意不失富貴，竟擯不用。且鑒於明代汪魏覆轍，命干政者凌遲處死，立鐵牌為戒。是二事，皆有明秕政，首剷除之，觀聽一振。”尊經篇云：“昔漢諸宗，石渠觥觥。博士在列，各有師承。猶參緯候，擇焉未精。唐之貞觀，始作正義。孔賈尸之，釋文陸氏。或嫌專門，多所芟蕪。天水新學，出於荆舒。牽以字說，附會有餘。以致楊陳，抨剥紛如。降而大全，采摭荒隘。尊經不善，適以滋害。聖學興衰，上關運會。聖皇在御，奎、婁降祥。祖濂、禪洛，宗朱社張。六經心得，豈徒表揚。乃簡侍臣，大披甲部。蒼萃菁華，爬梳錯互。雖主宋儒，所戒在固。墨守既除，諸家便便。有所未決，質之帝前。析疑糾繆，其言粹然。書成齋沐，虔告北辰。以示南車，正學所遵。郢書放之，燕說焚之。皇皇四編，兼車莫竟。其芒則賢，其色斯正。但留三禮，以需嗣聖。”註謂：“聖祖推崇朱子至矣，而論經間有異同。世宗亦然。”按：康熙時嘗纂定七經及周易折中、詩、書、春秋傳說。所云“大披甲部”謂此。觀天篇云：“哲后聰明，得之天授。洞幽察微，靡所不究。乃至奧學，一空前後。周脾、“宣夜”，自古紛然。周公不作，商高失傳。遂令曆象，仍世謬瞞。上國乏材，求之海外。螺鏡僑夷，自稱津逮。高坐靈臺，五官下拜。間有學者，思綜中西。所見則是，其力莫幾。三曆同異，孰窺藩籬。哲后曰‘吁！朕足了之。周商之學，西人竊勦之。假而不返，莫探討之。爰持璣衡，籌祿春容。測圓割圓，以次折衷。二十八宿，捫於朕胸。’則有布衣，召對宣室。所見與天同，奏其著述。益喜不孤，重黎歎絕。布衣之老，誰受遺書。有孫茫然，哲后為吁：‘朕其授汝，即侍石渠。’”註謂：“少宰梅穀成事。穀成祖定九，名文鼎，精於天學。以李文貞薦，召對稱旨。穀成未得祖傳。聖祖召入南齋，一一授之。

後官至都御史，諡文穆。是二事兼見聖學。”祝河篇云：“誼辟愛斯民，首諮溝洫。河防在望，時蒿其目。支祈雖繫，疏濬恐未足。由宋以來，水道一變。合淮於黃，漕卒之便。所關在太倉，以粒我畿甸。載稽明史，曰宋曰潘。大小清河，寔賴以安。其誰嗣之，春流秋汎念狂瀾。帝累南狩，豈以事游豫。四瀆混三條，職思其懼。‘朕將荒度，續禹之緒。昔我有臣輔，於茲宣勞。三犀未泯，祀以中牢。乃相度高下，庶遏狂滔。’河臣瞿瞿，凜遵天語。隄斯隄斯，不濫不淤。帝頻臨之，二十餘年慶安處。沮洳父老，感誦神功。豈若漢武帝，負薪歌恩恩。遂採禹穴，以觀浙東。”註謂：“河臣張鵬翮治河奏績，胥秉聖訓。詳見世宗所撰聖德神功碑。‘臣輔’謂故河臣靳文襄。聖祖三巡江南還，有詔獎其遺績，追贈官銜世職，且敕建祠河干祀之。”末為綜覈篇，則頌世宗之飭法云：“昭代鴻業，三葉加隆。章皇定之，仁皇充之。豐亨豫大，天下攸同。萌芽之生，每於極盛。敦裕之餘，漸亦為病。道在更弦，因時立政。張而不弛，莫克久持；弛而不張，馴至陵遲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歸。泰陵曰‘都，整我天憲。虺潛蠹伏，朕所畢見。’謂姑容之，且成魚爛。監於前王，亦豈有偏。以殷之肅，濟周之寬。水火互乘，補掇其間。欺妄除矣，奸宄懼矣。門戶苞苴，漸以去矣。泰陵曰‘俞，宜加雨露矣。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。威之所董，福即隨之。民亦有言，吾今始知。政之未協，得易之震。亦既澄清，有孚勿問。’聖人陶陶，援琴解慍。”諸詩，留垞詩話僅載其目，先文安公手評，以未錄全詩為憾。茲備錄之，循先志也。一代之興，其所以衍洪緒、承天庥者，豈偶然哉！

國俗尚武。創造以來，武義瑣瑣。四征不憚，炳在史冊。其萃為歌頌者，亦惟謝山之聖清戎樂詞。詞凡十六章，一曰長白雲，志受命之始云：“長白山，雲茫茫。飛度結岱宗，萬古表東方。朱果之祥自昊蒼，篤生聖人，六十三姓附以昌。會明政，漸不綱。至孝大復讐，義師何堂堂，撫順一鼓崩角降。桓桓杜與劉，老熊未可當。